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四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五百七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四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

齊國名宣諡也諸侯僭王

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公名小白晉文

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

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

王謂行王者之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禦止

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

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

新鐘成殺牲以血塗其隙曰釁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牛恐懼之貌

若無罪而就死地

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愛愛財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

實有如百姓所譏者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醵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

愛也以小易大

羊小牛大

彼惡知之

惡音汙言民豈知王意

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

隱痛也

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

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

說喜也

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

詩小雅之篇也

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戚戚心動貌

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

三十斤為一鈞

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豪至秋而銳

而不見輿薪

以車載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旺音

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吾老我之父兄
吾幼我之子弟

天下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

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疾惡也

皆欲赴愬於王

與愬

訴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

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

於諸侯者也

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

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
進於王道也世以為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
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
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
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

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

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
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
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
為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
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
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
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
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

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

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終不悟也

公孫丑

孟子弟子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政也

管仲

齊桓公相

晏子

名嬰齊景公相

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曾參之孫

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曾西蹙然

不安貌

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

先子謂曾參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

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曾別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予為我願之乎曰管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

以齊王

音旺

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
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
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
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
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
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
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

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
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使孟子
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
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
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

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

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攻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

取賂

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

衛師取賂而還

其省難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
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

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

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邱首止葵邱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

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邱然其心則欲仗義以伏諸侯而成

已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

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鄆二十二年鄆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

齊人偏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

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頌氏工婁氏須

遂氏饗齊成
醉而殺之

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

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

召陵

倍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楚屈完來盟

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供給

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

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

止其敗也

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

林

其於晉也未嘗能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

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

僖五年

又嘗殺太子

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

五年

葵邱之盟將

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

僖九年

蓋其力之所

至則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

年城緣陵而散

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桓德衰矣

城鄆而不

果

僖十六年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狄侵衛又侵鄭

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

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

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

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為討

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平公至自會

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

衛邾之師已見伐矣

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

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

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

禮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曰示云者表而

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

僖二十四年

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

弗許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

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媢親其俘之也原不服

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略叙其

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

粹謂純全也

駁而霸

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為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

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
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
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
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
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五百八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

放齊

曰放齊胤子朱啟明

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啟明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

帝

曰吁

吁者歎其不然之辭

噐訟可乎

噐謂口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

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

共

工方鳩僝功

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

也帝曰吁靜言庸違

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

象恭滔天

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翰而無極也

帝曰咨

四岳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水盛貌洪大也

割害也

蕩蕩懷山襄陵

蕩蕩廣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

浩浩滔

天

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

下民其咨

咨怨也

有能俾乂

俾使也言

有能使治此水者

僉曰

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曰

於鯀哉

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

帝曰吁咈哉

咈甚不

方命圮族

方命者逆

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悖戾自用不從上命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

岳曰異哉

試可乃已

異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他也

帝曰往欽哉

帝從

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

九載績用弗成

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

汝能

庸命巽朕位

巽遜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德不德也忝辱也

曰明

明揚側陋

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准德是舉不拘貴

也賤師錫帝曰師衆也有鰥在下曰虞舜虞無妻之名也

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岳曰

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

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說見前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

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漚釐理也降下也漚水名汭舜所居之地嬪

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

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圯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

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
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
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
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才鯀雖狼愎自
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
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
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
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

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成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官人

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

為親者諱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

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臯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

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恭恪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

毅

擾順也順而果毅

直而溫

正直而溫和

簡而廉

簡約而有廉隅

剛而塞

實塞

也剛健而篤實

彊而義

堅強而能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常吉猶善

也日宣三德

宣達也

夙夜浚明有家

浚治也家謂大夫

日嚴祗敬

六德亮采有邦

亮明也采事也

翕受敷施

翕合也

九德咸

事

咸皆也

俊乂在官

俊賢也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

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

撫于五辰

撫順也五

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

庶績其凝

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者

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苟誠知之如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

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
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
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
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
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
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
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
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

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之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

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凜雪精神以應其
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
然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
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
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竝蓄分布而用之使各
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
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
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

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

所以所為也

觀其所由

所由所從也

察其所安

所安

也所存人焉廋哉

也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

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
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
人之情偽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
為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
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
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
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
明如水之止以為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

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黨類也

觀過斯知仁矣

過謂失誤也仁

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

仁而畧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子晝寢而言蓋予之為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

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子而改此失也家語亦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
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
行而後誠偽可見況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
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
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
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
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

悅嗇夫之對拜為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

侯

周勃

東陽侯

張相如

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起

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

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

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

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

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

訓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
武城魯邑名

子曰女得人焉爾

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澹臺姓
滅明名

行不由徑

徑路之小
而捷者

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公事如鄉飲鄉
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

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

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

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

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
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
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為
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
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
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
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鈞

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闕十六子輩
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
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
易位也為人君者將柰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
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
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耳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

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

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意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為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言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徃徃得志於世治亂存

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
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
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
當知之蓋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
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
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

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
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困
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
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
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
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
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
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

其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
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遍也
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
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

懷思
念也

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
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

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

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

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惡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
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
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劾故難

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

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主猶舉主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

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眸子目之瞳子也

眸子不能掩

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

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
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
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困窮而不為非義之事
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
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
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

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
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
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
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
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
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
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
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
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
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
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

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六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

少者多少之少戇謂

愚而直也言陵之為人稍愚直也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周勃為太尉

此盡用高帝
垂沒之言也

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

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
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

漢初承戰國餘習臣
下相謂亦曰君臣

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
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
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

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寄與
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
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
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
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
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
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

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
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
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
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
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
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
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
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

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發張也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

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為太
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

三年以亞夫為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

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
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
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已
為忤景帝專以適已為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
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
宏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

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

利伐其功欲其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

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

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趨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趨此言光借又擅

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

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同通用出

沐謂休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

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廣明地名都郎即前

都諫郎羽林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言燕去京師遠

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

置校尉方可舉事也

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亡謂逃也

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謂不須窮竟也上

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

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宏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

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

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

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

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

等者桀以諂進宏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

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

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

給事中裴士淹以

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瑄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瑄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

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
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
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
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
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
閻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
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

惡者耶擢秘書郎

藩後事憲宗
為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為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為忠以直為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

偏生閻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鏘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

全
卷十一
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罇所搆出
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
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
正邪始易位矣由异罇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
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
堂忠節視异罇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
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

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
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
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
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
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
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憑以進乎
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
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猥鄙賤無所

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
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
姓為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
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
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
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
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
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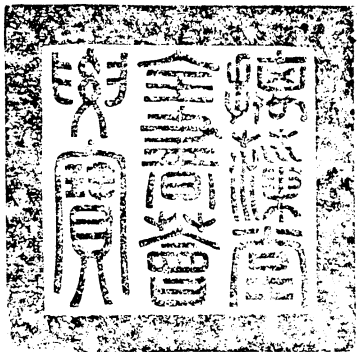
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或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

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宋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五百八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卷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

晉國名魏絳晉大夫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

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

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恃其射也
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羿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

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遊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

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

羿而鬻食之也 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愾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况後世

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
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
成帝者

史記

漢司馬遷所作

齊世家

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

田乞事齊景公為大

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
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
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
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

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

乞卒

謚成子

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

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為平公田常言於

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

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

監止

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

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

至琅琊

安平琅琊皆邑名

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

卒

謚成子

子盤立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

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

豆區釜鍾之數其取

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在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

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

代立既專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揃滅而人莫敢問越再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至於篡勢之已成熟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

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

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

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遜昭公

至於

鳳莽操丕之於漢

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為

魏文

帝 懿師昭炎之於魏

司馬懿始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

炎篡位是

為武帝

皆以其漸取之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

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

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

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竒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竒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

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
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
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
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
王后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
太子政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
竒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
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
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
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
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
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

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
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
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
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
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
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
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
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

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

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
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淦成帝封莽為新
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益尊節
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
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也愧也後大司
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

列繼四父而輔政

鳳高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

欲令名譽過

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造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
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
說者莽皆傳致其罪

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

為請奏令邯持

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

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

而言方

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

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

下以示衆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已之權而可以行已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佞文之於杜佑其術畧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

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則涕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况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衆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
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
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顛
國顛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

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
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媼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
故萬端

旁側長御謂太后
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必
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媼於內之故智也姦賊
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
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

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適讀曰嫡

謂妻所

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

生也

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
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
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
勲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為天下
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
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

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顛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
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
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
有意育材致賢為國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
法遂加九命之錫

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器朱戶
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

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故事云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

醜莽

之也莽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

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

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

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

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
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
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
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
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且密
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
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

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盲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畧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

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十七